

1502847...



红色的泉

江淮文学社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

紅 色 的 泉

江淮文学社 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57.6 合肥

前 言

在1956年內，我省作者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的鼓舞下，創作了一些較優秀的作品。現在我們將本年內我省作者在報刊上發表的短篇小說和詩，選編成兩個集子：“新來的鄰居”和“紅色的泉”獻給讀者。

為了使各種不同題材、不同風格的作品都能與讀者見面，在選編過程中，我們雖然做了些工作，但其中必然還有缺點，我們歡迎廣大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

同時，我們殷切地期望：能夠在新的一年中把更好更多的作品選編成集子獻給讀者。

江淮文學社啟

1956年12月

目 錄

- 我的馬啊，快跑，快跑……………严 陣（1）
- 在庆祝农庄成立的前一天……………严 陣（3）
- 鳳阳新歌……………严 陣（4）
- 紅色的泉……………严 陣（15）
- 和平万岁……………严 陣（18）
- 庄員……………丹 輝（20）
- 誰說姑娘掌不住犁……………丹 輝（21）
- 黃山蒼松……………丹 輝（22）
- 夜別插箭嶺……………丹 輝（24）
- 收割……………郭瑞年（27）
- 燕子……………郭瑞年（29）
- 我爱我的家乡……………陈 蓄（31）
- 公路……………陈 蓄（33）
- 栽樹……………陈 蓄（35）
- 高原上的春天……………陈 蓄（36）
- 媽媽按上了指印……………邓竹虛（38）
- 打鐘老人……………李 芯（41）

歌唱合作社·····	王傳圣 (42)
送茶人·····	柳文斌 (44)
揚子江上的姑娘·····	王兴国 (45)
巢湖漁歌·····	荣 欣 (49)
清凌河，我要为你唱一支歌·····	錢启賢 (54)
啊，驕傲的竹筏手·····	錢启賢 (56)
姑娘的船儿像支箭·····	袁 暉 (59)
深山之夜·····	高家駒 (61)
竹籊姑娘·····	金 坤 (63)
合肥，我的城市·····	夢 雷 (71)
淘洗石子的女工·····	汪瑰曼 (77)
把我年輕的心献上·····	雁 青 (79)
夜巡·····	黄 甫 (81)
佛子嶺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	黄 甫 (83)
頌魯迅·····	照 望 (85)
一串辣椒·····	夢 雷 (89)
头部攝影·····	姜义田 (95)

我的馬啊，快跑，快跑

严 陣

一个青年农民特地到县城买来载有“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纸

我的馬啊，快跑，快跑，
穿过早上的雾气，踏过露湿的野草，
跨过喧闹的小河，馳过山嶺和湖沼，
馬蹄踏踏响，我的心在跳！

波濤奔騰的淮河，你早？
秋收的大地啊，你早？
我那炊烟初起的村庄，我望見你了！
乡亲啊，你們早？

老爷爷，快去把村前的那口大鐘敲响，

媽啊，您也快些把門敞開，
姑娘們，快打開你的窗子，
你看，我一早就把它和霞光一起帶來！

仔細看吧，這是他親口說的話，
和咱天天巴望的一個樣，
和咱做夢夢見的一個樣，
啊，他看透了咱的心啦！

听，鐘聲已經響了，大會就要開了，
縣委書記說啦，他也馬上就到，
看，太陽已經昇得那麼高，
快來听吧，毛主席的指示到了！

在庆祝农庄成立的前一天

严 阵

在庆祝农庄成立的前一天，
狮子舞半夜里就闹起来了，
人们压在内心的欢乐和希望，
象火一样喷出来！象火一样燃烧！

看那数不清的矫健的“狮子”，
它闹翻了乡村寂静的夜晚，
它蹶起脚，象要跨过千重山！
它扑向前，象要跳出万里远！

在庆祝农庄成立的前一天，
狮子舞半夜里就闹起来了，
那不是“狮子”在跳，那是人心在笑！
那不是“狮子”跃动，那是历史在跃动！

鳳陽新歌

严 陣

說鳳陽，
道鳳陽，
鳳陽本是好地方……
——鳳陽民謠

你要我唱一支歌嗎？
我馬上就開口唱，
我是鳳陽人，
唱歌可不外行！

我們的老輩在歌聲中死去，
而新的一代又在歌聲中成長，
假如我們老輩的歌聲曾經使你流過淚，
那麼我們這一代的歌將使你感到發燙！

奔流的淮河你給我彈起琴來，
聳立的山峯你給我擂起鼓，
我的歌將隨着漫卷天地的風暴，
把家鄉的巨變向世界宣布！

我們也聽說過那美麗的烏克蘭，
但我更愛我們的淮河平原，
它那曾復蓋過洪水與荒草的金庫大門，
我們的雙手就是它的開關！

歷代暴虐的帝王把我們逼得賣兒賣女，
我們只得沿着古老的淮河一代一代流浪，
偉大的毛澤東為我們指出幸福之路，
瞧吧，我們要在這裡建起人間的天堂！

☆

誰說鳳陽十年倒有九年荒？
我說鳳陽一年更比一年強！

新修的河堤象城牆，
栽滿了綠柳白楊，
一望無邊的土地，

烏油油的閃光！

那花一团錦一簇的，
是欢乐的年輕姑娘，
那雲一堆雁一羣的，
是生产队在播种大好春光！

那和金子一样引入的，
是玉米堆在場上，
那和桂花一样芳香的，
是稻棵正揚花灌漿！

那和藍天一样广闊的，
是奔騰的麦浪，
那和旗帜一样火紅的，
是遍地的高粱！

啊，鳳阳，我的家乡！
記得我們的老輩曾經这样講：
“走千走万，
不離淮河兩岸，

淮河將变成米粮川！”

“兩棵芝蔴足够一条驢子馱，
兩個西瓜足够一个青年担，
麦穗要用尺量，
谷楷要用斧砍，
这一天，一定会出現！”

那时听起来，
象听了一段神話，
如今看起来，
这又算得什么！
在党的英明领导下，
我們能使这千里平原变銀沙！

★

誰說鳳阳十年倒有九年荒？
我說鳳阳一年更比一年强！

看那連綿不断的羣山，
它焕发着青春的光彩翠綠一片，
牛在嗥叫馬在跑，

它踢起的黃塵就象一陣風暴！

那流動在山間的白雲，
是農莊的羊羣，
那在綠樹下吹起蘆笛的，
是幸福的牧羊人，

那火焰似的紅霞，
是盛開的石榴花，
那敲擊着大地的胸膛的，
是蘋果落在樹下，

那山谷間激起的回響，
是採桃人的歌唱，
那成熟了的杏林，
為山腰塗上了一片金黃！

啊，鳳陽，我的家鄉！
記得我們的老輩曾經這樣講：
“在這一帶鄉間，
白天常望到金光一片，

夜里常听到金馬叫喚。

“羊羣能喝乾淮河水，
牛馬能把山遮盖，
桃子要鋸开，
苹果要人抬，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那时听起来，
象听了一段神話，
如今看起来，
这又算得什么！
千里万里已經合作化，
我們能把这万丈高山变金塔！

★

誰說鳳阳十年倒有九年荒？
我說鳳阳一年更比一年强！

看那剛修成的寬闊的大道，
农庄的汽車正在奔跑，
它馳过乡村，馳过平原，

載着我們的勞動和自豪！

看那一条条橫跨高空的電綫，
它蛛網般的伸向遠方再遠方，
它日夜不停的在風中歌唱，
連結着我們偉大祖國的心臟！

看那一团团騰起的烟雲，
听那一声声汽笛的吼叫，
輪船冲破淮河波濤，
把我們所需要的物品源源運到。

看这边的建築架剛剛拆去，
那边的建築架又在豎起，
人們洋溢着爽朗的笑聲，
你出我進的搬進新居。

那山林間響起的槍聲，
是莊員們假日里在遊獵，
那些喜愛以釣魚作消遣的人們，
在夜晚的河邊燃起了篝火。

在欢乐的礼拜六晚上，
农庄的大礼堂里灯火辉煌，
我们祖传的花鼓灯舞蹈，
扭跳得就象烈火一样。

在那美丽如画的淮河岸边，
每天黄昏时分游人不断，
他们以勤恳的劳动把一天送走，
又以充沛的热情渴望着未来的一天！

那触动河心的月牙的
是河水扬起的细浪，
那打碎河上的晚霞的，
是游人手中的船桨。

啊，凤阳，我的家乡，
记得老一辈曾对我这样讲：
在如今已看不出痕迹的那些弯曲的小路上，
身受着风吹雨打，
眼看着洪水茫茫，
我的祖父曾挑着我懂事的父亲，

我的父亲又挑着不懂事的我，
都是用的那付破旧的籬筐，
都是迈着沉重的步子不知去向！
可是这一切，
我那幸福的孩子却还連想也沒想，
他正躺在农庄托儿所舒适的臥榻上，
啊，我的孩子！
你的儿子將來又将怎么样？

★

誰說鳳阳十年倒有九年荒？
我說鳳阳一年更比一年强！

我們也听說过那美丽的烏克蘭，
但我更爱我們的淮河平原，
它那曾复盖过洪水与荒草的金庫大門，
我們的双手就是它的开关！

我們能使这里沒有黑夜，
我們能使这里沒有冬天，
我們能使暴风雨听候使喚，
我們能使惊濤駭浪馴服在脚边！

我們的雄心就象火山爆发，
我們的願望就象朝霞滿天，
我們由偉大的党所教养出来的意志，
在創造幸福的路上將象一顆永不折回的子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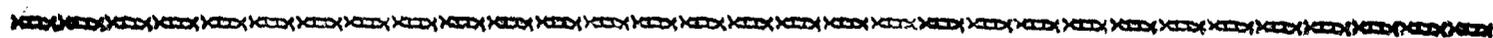
負載着我們前進的，
是時代的遠航艦！
把握在我們手裡的，
是歷史的方向盤！

祝福我們吧，親愛的同志，
相信我們吧，敬愛的黨，
在毛澤東所指揮的雄偉壯闊的艦隊行列里，
我們將以英雄的姿态去遠渡重洋！

★

你要我唱一支歌嗎？
這就是我的歌唱！
我們的歌已經改變了調子，
它就象初昇的太陽光芒万丈！

你要我唱一支歌嗎？



这就是我的歌唱！

并不是我有意夸贊自己的家乡，

我的祖国現在处处都一样！

紅色的泉

严 陣

金色的山坡下面，
有一道清清的山泉，
泉水从岩石中涌出，
流过綠綠的草原。

在岩石的斜坡上，
横刻着几个大字：
“紅色的泉”，
倒映在岩下的水潭。

为什么叫它紅色的泉啊？
远路的旅人請不必多問，
牧羊女的歌声里可以找到回答，
要不就請听响遍草原的馬头琴。

傳說在十几年以前，
这里并没有泉水，
只有在人們的夢中，
才看到它的銀輝。

那块高大的岩石，
也沒有一絲裂縫，
草原上巡飞的老鷹，
常站在它的岩頂。

在一个冬天的夜里，
大风雪把天地弥漫，
一个勇敢的游击隊員，
战死在那块岩石下面。

第二天黎明时分，
一个老人从岩下經過，
只見从那血染的岩石上，
爆裂出一道清波。

泉水噴着銀花，
流过冰封的草原，
黃了的草又綠了，
湖上落滿大雁。

老人望着泉水，
拔出銀色的短劍，
为刻下泉水的名字，
他攀上高高的石岩。

泉水日夜流着，
穿过艰苦的年代，
它就象一条血管，
奔流着偉大的爱。

和平万岁

严 阵

新盖的茅屋窗下，
摆着一顶钢盔，
钢盔当成花盆，
栽着一棵玫瑰。

玫瑰花儿正开，
映得窗纸通红，
象那已落山的太阳，
正从这钢盔里上升。

主人从地里回来了，
背着金色的麦棵，
他腰里别着的镰刀，
象薄暮里的一弯淡月。

就是这个年轻人，
在前线缴获了那顶钢盔，
就是他复员以后，
亲手栽下了那棵玫瑰。

他放下肩上的麦棵，
忙着去给花儿浇水，
他胸前有颗纪念章，
铸着：“和平万岁”。

庄 員

丹 輝

天边晚霞紅丹丹，
悠悠的山歌唱了几遍，
田野里飄动着一片花衫。

你看妇女們脚步这样慢，
好象手里捧着珍珠，
將金色的种子細播細点。

几个孩子在村口呼喚，
她們一齐摆摆手回答：
等一等，天黑就下班！

我問她們是那个社的，
她們抬起头笑笑：

“同志，我們是庄員！”

誰說姑娘掌不住犁

丹 輝

黎明彩霞飛滿天，
千棵楓樹紅半山，
崗上三個姑娘犁坂田。

碧綠的雙輪悠悠地轉，
烏黑的泥土嘩嘩地翻，
密密的汗珠濕透了青布衫。

誰說姑娘掌不住犁，
看她們腳下深深的犁痕筆直的綫，
好象敏捷的水手航行海中間。

誰說姑娘駕不了馬，
看她們一聲吆喝揮起長鞭，
好象英俊的獵人奔馳過草原。

黃山蒼松

丹 輝

誰能劈開懸崖絕壁，
誰能攀上萬丈高峯，
為什麼雲海上栽遍松樹，
好似巨鷹的翅膀遮住天空。

年年山中卷起暴風雪，
一陣又一陣猛襲山嶺，
你看蒼松腳踏鋒利的岩石，
總是仰著頭立在峯頂。

我尋不見它苦戰的痕迹，
那碧翠的長枝是這樣年輕，
夜來星星落滿樹梢，
我最愛聽它迎風長鳴。

好似天上浪濤滾滾，
几百里黃山响着万种声音，
我虽然不是歌手，
我也要撥动琴弦伴它唱到天明。

夜別插箭嶺

——抗日戰爭詩抄之一

丹 輝

一輪明月飛上古長城，
拒馬河邊響起軍號聲，
我跨上了銀色的馬鞍，
看一看嶺下的小草屋，
看一看藍藍的插箭嶺，
我禁不住拉緊了韁繩，
我的戰馬在路上走走又停停。

插箭嶺頑強地立在天心，
它是英雄的障地、英雄的山嶺。
我記不清有多少個夜晚了，
夜夜槍彈的風雨落滿山頭，
我守護着它，夜夜苦戰到天明，

嶺上的杏花謝了又開，
每一塊岩石留下了多少血跡和多少腳印。

小草屋里住着老媽媽，
她在插箭嶺下度過艱難的一生。
我也記不清有多少個夜晚了，
她冒着塞上的風雪，冒着激戰的煙塵，
從陡峭的小路走上山頂，
我端起她送來的熱米湯，
我總是看它很久，一口一口領受她的深情。

我捨不得離開老媽媽呵，
我捨不得離開插箭嶺。
可是號音又在響了，
我的戰馬也仰頭長鳴，
我要撒開韁繩向前飛奔了，
我熟悉平川上的條條道路，
今夜我已經請求擔任突擊連的尖兵。

再見吧，親愛的插箭嶺，
我在苦戰的年月學會了勇敢，

我將帶着你峯頭的月色，
舉起馬刀劈斷敵人的封鎖綫，
當山下的雄雞一聲報曉，
請你看看遠方的城郊吧，
我將點起火把，讓勝利的火焰燃紅天。

再見吧，親愛的老媽媽，
我不會忘記你滿頭的白髮和你破舊的布衫，
我不去向你告別了，
為着你，我不惜自己的鮮血流乾，
明天，當我消滅了敵人，
我要快馬加鞭回到你的身邊，
就是你的小草屋，我也愛它，在冰雪封山的嚴冬，
它曾經給我全身的溫暖。

收 割

郭 瑞 年

嗚嚶——

馬達輕快的一聲歌唱，
又一卡車麥子裝走了，
車輪后塵土的尾巴拖長。

這麥穗多麼香啊，
朝露為它流出了涎水，
這麥浪多漂亮啊，
把蔚藍的溪流染得金黃。

我們駕着紅色的康拜因，
用閃閃的巨剪為大地梳粧，
麥桿在腳旁倒下，倒下，
珠子般的麥粒從出口流淌。

阳光吻着我們黧黑的臉，
南风鑽进駕駛室的小窗，
百灵鳥快活地飞过头頂，
好象也欢呼丰收的景象。

卡車川流不息地运走麦子，
田野变得这么寬广、空曠，
但我們的心却變得更加充实，
大声笑着，笑得象孩子一样。

呵！肥头胖耳的小麦，
帶着新鮮的泥土的芳香，
也帶着拖拉机手的心意，
就要离开乡土，告別晒場。

燕 子

郭 瑞 年

清晨，正当好夢朦朧，
鬧鐘將人喚醒，睡眼惺忪，
我們打開帳篷的小窗，
呵！燕子双双飞舞，趁着曉風。

燕子向我們扑來，
仿佛要投進我們的懷抱，
而當我們張開臂膀歡迎，
嘻！她驀地回身飛上柳梢。

等我們跑去接班走向草原，
燕子忽然掠過頭頂，忽然貼緊水面，
我們哼着輕鬆的歌，
笑着向燕子召喚。

“燕子，呵，我們拖拉機手的友人，
願你披着陽光飛得更輕盈。
在偏僻的地方我們繁忙地勞動，
多謝您輕歌曼舞前來慰問。

“當您拜訪城市拜訪集鎮，
請為我們傳出新鮮的音訊，
說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鄉村，
在芬芳的土地上快樂地春耕。”

我爱我的家乡

陈 蓄

无数棵苍松、桑树和白杨……

围绕着一座村庄，

一道清泉从山壑唱到村边，

这就是我亲爱的家乡。

我深深的爱着我的家乡，

就象野鹿热爱森林一样，

不仅是因为这里住着我的母亲，

也不仅因为这里的姑娘特别漂亮。

我深深的爱着我的家乡，

虽然它离北京的路又远又长，

虽然地图上根本没有它的名字，

但社会主义的种籽已在这里发芽生长。

明天，那条清泉旁就要修起发电站，
最高明的歌手——拖拉机也要来演唱；
明天，这些草屋就要变成高楼大厦，
我哩，说不定也获得了“金星奖章”。

公 路

陈 蓄

仿佛一疋漫長的白綾，
又仿佛一條粗大的血管，
公路爬上山崗伸入雲采，
穿過果園、稻田和山村……

傍晚，夕陽落下了西山，
樹頭上繚繞着淡藍的炊煙；
電影隊在谷場上掛起銀色幕布，
因為山區如今通了公路。

姑娘穿上了五色繽紛的衣裳，
小伙子看到了毛主席新著的書，
山谷里豎起了高聳入雲的煙囪……
因為山區如今通了公路。

呵，誰知道这条公路有多長？
它从偏僻的山野通到祖国的心臟。
可是我們山区的前途呵，
比这条公路更美、更長。

栽 樹

陈 蓄

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山上，
我們攆走了野兔和灰狼；
栽下了桃树、苹果树……
也栽下了我們美好的理想。

我們天天抬水来澆小树，
天天用血汗来哺育理想：
等到桃花怒放的时候，
我們的生活要比桃花更漂亮；
等到苹果結实的时候呵，
我們的生活將比苹果更甜更香。

高原上的春天

陈 蓄

战士把灿烂的红旗，
插上喜马拉雅山巅，
洁白的野营帐篷，
搭在肥美的拉萨河边。

用挖筑战壕的镢头，
把沉睡的土地唤醒；
家乡寄来的菜籽，
播种在荒凉的高原。

镢头磨得放光，
汗水洗白了深绿的军装；
幼苗悄悄钻出了地面，
战士高兴得心里发痒。

如今菜叶肥大，花儿金黄，

风雪里飘散着芳香；

藏胞竖起大姆指：

“雅姆！〔註〕解放軍把春天帶到了康藏。”

〔註〕雅姆：藏語，好的意思。

媽媽按上了指印

邓竹虚

窗縫露出一綫微光，
媽媽臉上紅光閃閃，
欢乐的声音充滿房間。
今天呵！
她比娶儿媳时笑的还欢，
比迎接第一个孙孙誕生还激动不安，
今天，什么事使她滿額縐紋一下舒展？

迎着太阳她走上大路，
一路欢笑一路不休的和人交談，
那爽朗的笑声激起路旁小河的波浪。
今天呵！
她的步伐如此健壯，
晨风撩起她嶄新的藍衫。

穿过层层人羣，
她来到登記員的面前。
年輕的登記員怎能了解，
一个貧农的女儿，貧农母亲的願望。

四十年前她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庄，
披着破旧的衣裳当新娘；
为了兩石稻她踏平地主的門檻，
終不能挽回丈夫的病伤；
多少寒冷的夜晚她坐到天亮，
抱着饑餓的孩子，
希望他快快的成長。

今天，小船靠上大船边，
万盞灯火如太阳；
阳光照在她心上，
她从心里感到溫暖！
她看見儿子站在拖拉机旁，
媳妇的幸福瀰补了她年青时的苦难。
她向登記員伸出蒼老的手掌：
“別嫌我老，

种菜养猪比年青人还在行。”
她的大拇指紧紧按在申请书上，
那鲜红的指印，
向她放出幸福的光芒！

打鐘老人

李 芯

打鐘老人的床頭前，
養着一只雄壯的公雞，
為的是怕早晨熟睡不醒，
拉長了國家的“過渡時期。”

早起三日當一工，
早間的活兒不放鬆；
老人敲起了晨鐘，
千條青煙出煙囪。

歌唱合作社

王傳聖

一

一条田埂長又長，
从早瞧水到中晌，
若問归来这么晚？
合作社里面积广。

二

隔壁大爷掛笑臉，
一生喜个新字眼；
喊起大爷他不答，
欢喜喊他老社員。

送 茶 人

柳 文 斌

青年鋤地不抬头，
遍身汗水不住流，
鋤到拐弯瞟一眼，
一壺香茶热溜溜，
何人送茶到田头？

喝口香茶定定心，
四下寻找送茶人，
树棵里面笑声起，
姑娘摔下烟几根，
跑得如同放风筝。

揚子江上的姑娘

王 兴 国

一位年青的姑娘，
穿着藍色的学生裝，
背着包裹，
来到輪船上。

服务員当她是乘客，
笑臉相迎：“姑娘！
江水翻騰，你慢慢上，
在跳板上千万不能心慌。”

姑娘挺着胸脯跨上了甲板，
臉上淡淡地泛着紅光，
她解开了小小的行囊，
掏出帶來的証件。

“謝謝你，我并不是乘客；
我剛从航校毕业，
服从祖国的分配，
將工作在这揚子江上。”

船員听了舌头一伸多長，
从头到脚把这姑娘再打量，
噘嘴、搖頭，他不相信，
他向着姑娘开了腔：

“多少年来，揚子江上駕船的都是男子汉，
什么时候見过年輕的姑娘？
大浪掀起你要前仰后合，
暴风雨的夜晚，你怎么对付那惊濤駭浪！”

人們的嘲笑沒有难倒姑娘，
她望着翻騰的江水开了言：
“开火車的有女司机，
藍天上駕駛鉄鷹的也有姑娘。

“我爱这闪闪发光的白浪，
我爱驾着轮船航行在这白浪上；
扬子江就是我的故乡，
我愿波浪做我终身的摇床。”

从此，姑娘生活在扬子江上，
在和风浪搏斗的日子里打发着时光，
慢慢地她熟练地掌握了舵轮，
慢慢地她能控制那咆哮的扬子江。

哪里有浅滩、暗礁和急流，
她知道，象了解她自己一样；
那怕是一个浮标、一棵树呵，
她看见，就知道是什么地方。

“封锁线”〔註〕培育了姑娘的机智，
暴风雨磨练得姑娘更加坚强，
那怕浪头象山岗、屋脊，
姑娘会沉着地驾着船隻驶向远方。

〔註〕“封锁线”指江底有障碍物的地方。

姑娘在航行中数过多少星星，
头顶上滑过多少皎洁的月光，
她穿过了千重万叠的巨浪，
她载运过无数旅客、商品和食粮。

揚子江哺育了姑娘，
姑娘热爱着揚子江；
大江兩岸在日夜翻新呵，
美丽的姑娘終年駕着幸福的船隻在远航！

巢湖漁歌

榮 欣

晚 归

—

夕陽墜山，
一片归帆，
紅霞染白帆，
一湖的牡丹。

白銀銀的肥魚盈滿艙，
紅勃勃的笑臉喜洋洋。

桅林帆落，
拋下船錨，

一羣姑娘在灘頭接迎，
一灘的歡笑。

年青的漁人呵，安好！
你撒網捕回的肥魚喜煞人，
不，你網住漁家姑娘的心；
你遠帆網回的是湖中白銀，
不，是湖上漁家的美景！

二

夜幕罩湖，
點燃一苗漁火，
圍坐着，喝一杯暢心的甜酒，
唱一曲豐收的漁歌。

夜，恬靜的夜……
漁人甜蜜地熟睡了，
偶有輕輕的嚶語，
清風呵，拂盡漁人一天的倦意。

一片睡意的湖呵，靜靜，

夜鷗呵，輕輕，
別把漁人攪醒，
讓他們睡足睡穩，
好去迎接快樂的黎明！

也許是……

每次輪船駛進湖心，
湖水总要泛起一層層的銀鱗，
每次汽笛長鳴，
总要引起漁家姑娘一陣不平靜。

每次輪船掠過漁船旁，
姑娘总要停網佇望那司機房，
越望心房越激盪，
為什麼？她也不跟誰講。

也許是因為輪船為她載來了花布，
也許她愛聽那美妙的音響，
也許呵，有什麼祕密
在她心底隱藏。

夜織帆

新月眉弯，
月下織新帆，
幅幅新帆，
洁白，美丽，……
呵，它是漁人純真的情侶，
也是幸福的圖案。

新月眉弯，
織呵織新帆，
織进美丽的理想，
心头燃起幸福的火焰，
銀露湿彩衫，
心爽哪知寒。

灘头送別

白色的远帆，
消隱在天边……
她依然立在沙灘，
髮絲輕顫。

白帆呵，祝您一路平安！

水兵同志呵，再見！

清凌河，我要為你唱一支歌

錢 啟 賢

前年初春，
我乘着竹筏在清凌河上航行，
兩岸青石裸露，
青石上留下河水冲刷的印痕。

如今，我再一次航行在清凌河，
數不盡的奇景將我吸引：

是誰在你的兩岸栽上蘋果樹？
片片青葉水淋淋，
是誰在你的兩岸栽上垂楊柳，
枝葉茂盛，象綠色的長城。
當瑰麗的朝陽正在東昇，
你明鏡似的心上留下漁家姑娘的笑容，

当月儿在夜空中升起，
多少对情人在柳蔭下欣赏你的美景！

清凌河呵，清凌河！
我再捺不住心里的激动，
要为你唱一支歌，
祝你向更美丽的未来流去。

啊，驕傲的竹筏手！

錢 啟 賢

一、啊，驕傲的竹筏手！

暴雨打下来了！

象天河崩塌，

狂风怒吼了！

掀起万丈浪花。

奔騰咆哮的浪濤，

形成一排排山丘

冲击着竹筏，

竹筏在激流漩渦里行走。

啊，傲驕的竹筏手，

駕駛着竹筏，

好比振翅飞翔的海燕，
他紧握着竹篙
在波涛中用力支撑着。

二、夜

夕阳被隔在高山的那边，
竹筏手燃起一堆烟火，
饭的香味散发在河面的薄雾里，
河水欢笑着流动在竹筏下面。

河滩上一片山影，
河中间火光跳动，
那不知疲倦的竹筏手们，
在谈论着明天的航程。

三、歌声吵醒了河谷

竹筏飘荡在深山中，
歌声吵醒了河谷，
于是，绿色的山谷
回敬了同一支歌。

四、竹筏啊，把你的头抬高些

载着山区的珍宝，
载着工业原料，
流呀，流呀，
竹筏啊！把你的头抬高些走！
工厂正等待着你，
农庄已向你伸出友情的双手。

姑娘的船儿象支箭

袁 暉

滾滾的淮河白浪翻，
白浪上面飞白帆，
搖船的是个年輕的姑娘，
槳儿起落水花濺。

姑娘头戴山茶花，
艙里飄来了茶叶香，
艙里裝了多少貨呵，
金黃的河水漫船帮。

淮河上多少次飄过茶叶香，
河水多少次映过你的笑臉，
我摘朵石榴花丢到水里，
姑娘，讓它飄到你身边。

滾滾的淮河白浪翻，
年輕的姑娘忙搖船，
風捲着姑娘的頭髮，
姑娘的歌聲擦水面。

姑娘的歌聲擦水面，
槳兒起落水花濺，
帆船箭一般地往前趕，
山區的特產來到了平原。

姑娘的歌聲擦水面，
呵，石榴花已經飄到你身邊。
姑娘，你該撈起它呵，
撈起來戴在你的襟前。

深山之夜

高家駒

山峯密密层层，
山坳里电灯象繁星，
这原只有兩家茅屋的深山，
已建立起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城。

連拱壩把千年对峙的山峯連在一起，
灯光照透了黑洞洞的森林，
机器震得山岩发抖，
电綫象蛛網張在天空。

我怎么也不能入睡，
久久的站立在連拱壩頂，
思緒象奔騰的瀑布，
心坎里泛着青春的激情。

这山头上有紅軍留下的脚印，
这森林里有紅軍欢笑的余音，
这壩梁也許有老紅軍参加建設，
他們回来时怀的是怎样的心情？

啊——祖国的梅山！
你象剛发育的姑娘丰采誘人，
汽車日夜繞着山道，
繁荣的音响傳遍山羣。

竹籼姑娘

金 坤

五月晚风吹下崗，
崗上彩雲追月亮，
銀光清輝照河水，
河心倒映一姑娘。

姑娘縈回竹籼上，
手拿篙竿把籼漾，
漾去篙起籼影動，
山水淙淙姑娘唱。

今晚拿篙把籼漾，
迎着月亮分着浪，
不為情郎撐籼去，
運糧送到水庫上。

郎說水路不算長，
逆水行箢箢難航，
一夜走到東山亮，
也要趕到水庫上。

前面崖上砸石響，
号子喊的多嘹亮，
信上郎說修公路，
說的可是這一樁？

山里什麼轟轟響？
咚咚咚咚連着放，
難道這是開山砲？
郎呀信上怎不講。

箢進深山好幽涼，
月映山水黝黝亮，
箢工遠遠前頭走，
我撐小箢後面漾。

籊进深山真幽凉，
茶蔬树竹映月亮，
若是夜月变朝阳，
眼前山色多排场。

竹籊撑过虎头潭，
前面就是驻驾湾，
记得前年采茶时，
茶歌唱过这个湾。

说是古代梁武帝，
因为出家住这湾，
管他住的哪个湾！
管他出家水晶庵！

他做他的贵皇帝，
我撑我的撬竹籊，
早晚撑到响洪甸，
送粮带把水库看。

前年他在佛子岭，

送粮也是这个穽，
那时穽多人也多，
如今单我在后边。

记得有回在高山，
他手握住我手谈，
他说那叫佛子岭，
连拱壩脚踏住山。

壩身拦住潞河水，
深山凹里好行船，
管住洪水不泛滥，
土地庄稼永不淹！

还说闸门一打开，
几道急水窜出来，
阳光照在水雾上，
弯弯长虹现五彩。

农村使用拖拉机，
水库再把电送来，

庄稼收成有指靠，
幸福水灌幸福田。

說他治淮我生产，
他做电工我撑篙；
同心合力搞建設，
来年請我抱毛孩……

姑娘愈唱心愈甜，
声音愈唱愈細微，
姑娘唱給自己听，
心里漸漸热出来。

姑娘一看水不轉，
才知竹篙行得慢，
一篙想用十篙力，
边撑边走边思忖：

怎地想起这事来？
懶散撑篙走不快，
赶快走到台王街，

山回路轉到馬灘。

露湿衣衫姑娘乏，
肚飢眼澀手作軟，
姑娘急撐箬急行，
行行不知几更天。

天曉画眉还不叫，
夜虫甜睡未睜眼，
抬头倏見东方白，
姑娘一笑唱出来。

过一山又繞一灣，
眼前走过放馬灘，
那边竹箬卸粮食，
这边岸上卸器材。

滿山远近凿崖响，
挖明渠呵筑路忙，
电纜电綫高空架，
喇叭歌声响四方。

风鎬手呵啻隧洞；
开山机器闹喧天。
西看西山红旗飘，
风把哨音送这边。

再看西山冒白烟，
乱石飞腾冲上天！
轟轟轟轟山欲倒，
山脊削掉一大片。

响洪甸呵响洪甸，
从此你把大名传，
暨起单拱重力坝，
工农联盟万万年！

太阳照在竹籐上，
姑娘还把水库望。
首长工人来问好，
姑娘心想把话讲……

姑娘忽地脸一红，

羞得低头咬咀唇，
咬咀唇呵心事重，
轉眼看見一电工……

合肥，我的城市

夢 雷

合肥啊！我的城市，
每提起你的名字，
我总压抑不住心头的激动，
我有千言万语要向你倾吐。

过去，你不过是一堆破砖烂瓦，
即使在春天，也看不见一朵鲜花，
每当黄昏走近，
在你破旧的屋檐下，
蜷卧着褴褛的人羣，
啊，你就象一个被践踏的妇女，
满身都是伤痕。
那时，算命的瞎子从你荒冷的街头走过，
向人们预告着新的天灾人祸，

但他們沒有算出你的命运，
是我們
在革命的风暴里，
創造了你的青春。

你張开肺腑深深地呼吸，
这田野的空气是多么清新，
从北方傳來淮河的欢笑，
一万朵祥雲在你的上空舞蹈。

我們并不象有些人那样，
只是嘲笑你的破爛，
但却怕机油弄髒了他的白手套；
在走过垃圾堆的时候，
我們也沒有捂着鼻子把褲脚提有一尺高。
我們是在你的臭水溝上修起了馬路，
震天动地的夯声，
吓得耗子离开它的老窩，
惊飞滿天的雀鳥！

我爱听你的汽笛呼叫声，

它告訴我你又开始新的航程；
我爱听你斧鏟的叮噠声，
这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
我爱听軋路机的轟鳴，
——从新修的柏油路上，
 將走过欢乐的人羣，
 走过小孩的搖籃車，
 駛过开荒的汽車队，
 跳起热烈的花鼓灯。
我爱听深夜里的打字声，
——帶着油墨香的指示，
 明天將飞上梅山水庫的壩頂，
 穿过黃山的雲霧，
 飞进僻远的村落，
 把新的力量帶給“淮光和东方紅”〔註〕

你就是以这样沸騰的生活迎接每一个黎明，
統計师还沒来得及計算你达到的指标，
你却又登上了新的高峯！

〔註〕淮光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东方紅农业生产合作社。

你的每一寸土地，
每一块砖瓦，
都洋溢着青春的生命。
多少个深夜，
你前进的脚步把我惊醒，
我看见在星群间正跃动着
建筑工人的身影。

我站在阳台上向你眺望，
象一个农民矜矜地看着他的粮仓，
这一片新绿是我们才种的幼树，
那座高楼是我设计的图样，
这个戏院的第一块砖是我砌上的，
我做的那隻和平鸽，正在屋顶上飞翔。
城市啊，你是我们的一颗最好的奖章。

只有不认得家乡的合肥人，
才知道你前进的速度，
在这烟囱的森林里，
他到哪儿去寻找

他一年前栽下的那棵小树？

但我們並沒有什麼“神通”，
我們曾披着漫天風雪，
為你進行測量，
在洪水向你滾滾涌來的時候，
為了捍衛你，我們搏鬥在狂風暴雨里，
讓巨浪沖擊我們的胸膛，
多少次啊，我們伴着月亮落山，
早霞染紅我們汗濕的衣裳……
如果我們獲得了一噸黃金，
那是因為，我們用自己的雙手，
在生活里挖掘了一萬噸金礦。

當我走在寬闊的馬路上，
每一扇明亮的玻璃窗都在對我微笑，
每一株梧桐都在對我點頭，
我們是這個城市的主人，
連逍遙津里的水波
也多情地絮叨在我的耳旁。
誰說我們不能把太陽追趕！

誰說我們不能把一天變為一年！

我們要叫淝河里的水，

帶動你的機輪旋轉，

離城十里的大蜀山，

就要成為你的市中心公園……

當星星閃着惺忪的眼睛，

在孩子們甜蜜的嚶語聲中，

這時候，我的城市，

你是不是夢見了你的明天？

祖國的大地就象夏夜的星空，

上面閃耀着無數美麗的城，

但是，合肥啊，我的城市，

不管我走到哪里，

耳邊總是響着

你早晨的鐘聲。

淘洗石子的女工

汪 瑰 曼

在森林般的建筑架下
你们结实的双手
在水花里筛洗着
砸碎了的石头

水筛〔註〕在你们手中迅速跃动
筛里水花欢乐地翻腾
那阵阵的喧响呀！
仿佛是少女娇憨的笑声……

苦难的年代我浪游在金沙江上
曾见过多少女工在主人的鞭子下淘取沙金
如今我瞥见你们骄傲的眼神

〔註〕水筛是一种用铁丝编织成的淘洗石子的筛子。

禁不住又使我想起了她們

你們深深懂得拌和机的声音

日晒雨打把石子运送

誰也不知道有多少石块

經過你們的手中

洗吧，洗吧，淘石子的朋友

为了一座厂房早日落成

来，叫水花飞得更欢

叫石子跳得更猛

当夕阳落下远方的山崗

工地上也許又聳立起一座紅樓

那里面的每一块石头

都將給你們唱一支讚歌

把我年輕的心献上

雁 青

在讀書的時候，
我有个美丽的理想；
想騰入洁白的雲层，
战斗在最高的楼旁。

这嶄新的时代呵，
实现了我的理想，
我果真当上了一名瓦工，
整天陪伴着太阳。

一块磚呵一块瓦，
时刻接近着理想；
一滴汗呵一分艱苦，
充实着理想与希望。

時間追趕着瓦刀，
瓦刀縱情歌唱，
歌聲振奋我的心，
心在緊張的跳盪。

頭上掠過山鷹，
腳下白鴿飛翔……
當朝霞染紅了東方，
我隨着霞光一同爬上高高的樓房。

這嶄新的時代呵，
實現了我的理想，
今天我要為祖國，
把我年輕的心獻上。

夜 巡

黄 甫

一条高压綫通向远方，
沿綫有一些营房。
誰住在这荒僻的地方？
夜晚也不怕虎狼？

这房里住的是巡綫工，
他日夜巡綫走过这荒崗，
他是个坚守崗位的哨兵，
时刻搜寻着綫路的故障。

风雨的夜晚象漆黑的深淵，
松濤呼号、狼嗥虎嘯；
是什么火光在黑暗中閃灼？
那是巡綫工在把綫路巡查。

雨后的道路如此泥濘，
一步三滑象澆上了油，
巡綫工拄着木棍頑強地行進，
用望遠鏡把白料看清。

雪天連空氣都快凍結，
寒冷擋不住巡綫工的前進，
那怕眉尖結起了冰花，
雪地上仍看到巡綫工腳印。

一條高壓綫從他頭上通向遠方，
通向遙遠的礦山和工廠，
巡綫工的心也跟隨電波飛奔，
飛向火熱的建設工地上。

用什麼來表達巡綫工的歡樂？
那是時刻不斷的電流。
是什麼證明着巡綫工的功績？
那是每天巡綫十公里。

佛子嶺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

黄甫

佛子嶺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
羣山的杉树象掛滿了夜明珠
当我想起你的时候
灯光都变成你深情注視我的眼光
是你发的电把工地照亮
是你的灯光溫暖了我的心房

“尾水”〔註〕在淖河下游靜靜地流淌
潺潺的水声象你細声碎語在耳旁
我輕輕地捧起水来嚐一嚐
这水呀多么甜香
是你用它发出巨大的电力

〔註〕尾水是經過水輪机流出来的水，它已經
为人們发过電了。

又把电力送到紡織厂和农庄

当更大的发电机装好的时候

我就把它交给你

管理发电机的姑娘呀

一定要象爱我那样爱它

当我走向另外的工地

你把电力和爱情一起送来

頌魯迅

照 望

“你的精神
永远活在我們的呼吸里。”

——裴 倫

那时无边的黑暗籠罩了我們祖国，
最初自由的呼喊象春雷撕破了阴云，
一个腐朽的王朝在你面前山崩地塌了……
那些作威作福的洋奴虽然被“革掉了辮子”，
但新的豺狼又窃据了午門。

为了多难的祖国，
你做过許多的夢：
你跨过东海，
去寻找拯救祖国的良方，
你查遍了所有藥書，

在失望中寻求希望……

当你看到体格健壯的同胞被帝国主义者綁住，
在看客动容的击掌和喝采之下砍头示众，
你觉悟到了只有向灵魂开刀才能拯救人民；
于是，你拿起了笔！

你怀着沉重的心情回来了，
在那棵古槐的密叶里仰看祖国的天空，
你的憤怒逐漸变成了刀劍，
虽然你說“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但你举起了刀劍开始“呐喊”，
和当代的英雄一齐象猛鷹冲向阴云，
你举起投枪“偏头一擲，正中敌人的心窩”！

发自广州的风濤要涮清祖国的污穢，
当那鮮明的旗帜剛紅遍了大地，
誰知“城头变幻大王旗”，
逆賊的屠刀轉向人民。
当同志們的鮮血染紅龙华广场，
当敌人的屠刀在你面前幌动，
你沒有后退，

你号召战斗，“怒向刀丛”！

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
尽管那些毒蛇向你伸吐舌箭，
尽管“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狂吠，
尽管“第三种人”披着人皮招摇撞骗，
尽管所有“叭儿狗”和灰色狼都横行在你的周围；
在敌人围攻中你挥动利刃，
在坚韧的战斗中磨快了你的武器，
对敌人刺得多么准！多么深！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你的话变成了我们的力量，
你的声音使敌人闻之丧胆！
你，人民集中的可贵的形象
是敌人不敢侵犯的高峯，
你的思想就是壮阔的海洋也难比拟，
人民哺育了你，你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人民。

那些混血奴才相继灭亡了，
未死的狗只能用卑污的咀远远狂吠。

你，我們勇敢的旗手，
我們思想上的火炬！
任何巧妙的歪曲也休想玷辱你。

啊！二十年前，
繼高尔基逝世之后，又一顆大星豁然殞落！
我們怀着深沉的悲痛，挺起武器，
沿着你从荆棘中踏出来的路走向了光明，
你的旗帜，我們一直把它举到胜利，胜利！
你坚韌的武器，永远握在我們手中，
而你留給人类比武器更重要的是那万年燦爛的精神至
宝！

你活在我們战斗里，
活在我們輝煌的事业中，
你——整个的魯迅精神
已經在我們后代里生根……

〔註〕文中所有帶引号的都是魯迅先生的用語。

一串辣椒

夢 雷

滿清時代的學生，
一開口就是“子曰”；
他一開口就是：“某某說……”
如果某“權威人士”講：
“二加二等於三”，
他也会連連點頭：
“對，對，這是新發現。”

他的嘴就象“喇叭筒”，
誰知道他長着個腦袋做什麼？

★

有這樣一個人，
他坐在屋裡恐怕地震，

走路怕惊动了灰尘，
思想在框框里拔半步，
眼睛生在后脚跟。
他整天抱着个救生圈，
在生活的巨浪里浮沉。

他怕指标牌上的箭头会戳破天空，
他不敢看快馬的飞奔。
他今天居然承認了一个創議，
但它早已載入小学生的历史課本。

他說：“上級会告訴我們一切，
何必你我瞎操心，
按規章办事，
才是我們的本分。”

如果这一天过得“平安无事”，
到晚上他会念一百声“阿弥陀佛”，
他非常羡慕磨道上的“行者”，
因为它们才永远不会“走錯路”。

★

見了老朋友他首先講：

“某某又提了兩級。”

見了老同事他總是說：

“哎既！我一手培養的某某某，
現在竟當上了區長！”

他做夢也在爬梯子，
整天盼望着能忽然接到一張委任狀，
他想，那時他的“高貴”的工作，
只是在公文上划“行”；
在很多指示上，
都會看到他那顆精細的手章。……

於是，他的脖子開始硬化，
講話總是先咳嗽兩聲，
再加上幾個嗯——啊，
一切都表演得很象個“首長”。

老王說：“他正在作必要的練習”，
但老李却不大照顧他的“威信”，

老張則擔心他会得“思官病”，
說他的职务委屈了他的形象。

★

他的臉象一块五寸厚的冰，
从来沒露过一絲笑容，
他兩道眉毛总是連接在一起，
叫人看見心里象縛了一道繩。

人家組織个文娛晚会，
他說：这是脫离政治；
人家到公园里散步，
他却要来一次整风。

孩子們在他面前不敢嘻笑，
愛人和儿子都和他十分陌生，
沒有一個人願意光顧他的住室，
——那里連热水瓶都充滿寒冷。

他呀不看戏，
也不看电影，

別人問他為什麼，
他說： 人類的苦難是這樣深重，
我哪能有那分雅興。

他認為鮮花只會迷亂人的“真性”，
誰如果愛音樂
那一定是劣根還沒有克服乾淨。
誰如果不在每一次約會中
或結婚的头一夜，
討論工作與生產計劃，
都不足以表示對革命的“忠誠”。

也許有人會說：
“啊！他是多麼正派”，
但如果都象他這樣生活，
大家會變成公園門口的石獅子，
生活里再也不會有
歡樂、友誼和愛情！

★

見了部長，

他臉上涌出八分笑意；
見了處長，
他臉上掛着六分笑意；
見了科長，
他臉上只剩下二分笑意；
見了羣衆，
他臉上却佈滿了烏雲，
再也找不到一絲笑意。

★

有一只小老鼠，
用放大鏡看看自己，
搖頭擺尾的嚷道：
“哎呀呀，你們都來看呀！
我比象還要大！”

有人就是這樣：
對自己用乘法，
對別人則用除法。

头部摄影

姜义田

眼睛

大概是因为先天的缺陷，
他眼睛生来就只会向上看。
你看他一见到首长啊，
眼眶里象加进了

四两润滑油，
眼球比滚珠还要灵巧。

那两条传意的目光啊！象体温表，
时刻都测量着首长脸上的温度：
一会儿他眼睛里愁云密布，
比失去了情人还要痛苦，
因为他看到首长的脸上不够开朗，

这說明了首長对他还不太滿意；

一会儿他眼睛里晴空万里，
連結婚那天也沒有如此高兴，
因为他看准了首長的臉色还正常，
这說明首長对他的相信。

嘴 巴

不了解他的人，
常錯認他是音乐家，
因为他生有一張灵巧的嘴巴。
他能运用多种多样的音調，
对各种不同的人說話。

你听啊，
他对自己的直接領導人，
用的是溫順而又輕微的腹音，
为了表示他的无限“忠誠”，
連小肚子也跟着用勁。

你听啊，

对于自己的下級，
他总是滿臉烏云，
响着一陣鼻音，
为了表示他的“尊严”，
每句話前还要咳嗽兩声。

你看，他的嘴巴簡直象一張七弦琴，
他的心弦被扣在別人手中，
随着各个手指的力量大小，
他便发出各种强弱不同的声音。

紅色的泉
江淮文学社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德勝門內優勝宮)

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号

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安徽分店发行

書号：410·787×1092 耗 1/32·3 $\frac{1}{8}$ 印張·42千字

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六月合肥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号：710102·109 印數：1—4,870

定价：(7)0.31元